

隆兴元年癸未岁，五月三日晚，侍上于后殿之内阁，蒙出示答金人书藁。上谓予曰：「内中有未善处，卿宜仔细说出。」予答曰：「出于天笔，小臣何敢有所妄议。」蒙赐金凤笺，就所御玉管笔，并龙脑墨，风味砚。又赐以花藤席，命予坐于侧，草换书。上谓予曰：「朕以此礼待卿者，恩至渥也。金人无礼，书中务要得体。当不谏不僭。」顷予以草换书藁进呈，上自读数次，又亲改数字。上曰：「卿之才识学问，可谓过朕。」又曰：「当封呈太上皇。」时将日暮，上唤内侍兰香，燃金花烛二炬，又唤玉梅取扇。上谓予曰：今夕热，寝宫逼窄，不若中书卿所卧处凉。」予答曰：「中书固多凉处，然臣老病之躯，必择暖处方可睡。幸所寝处有两槐树，终夕可以不扇，但恐砌蛩聒耳可恶。」旨唤内侍厨司满头花办酒。上坐于中，御七宝交椅，绣龙曲屏风，旨以青玉团椅兀，赐予坐于东向之侧。旨谓宦子王隆曰：「胡侍读年老，岂可无椅坐者。」乃入内取通朱螺钿屏风至。旨谓予曰：「此乃朕向来普安邸太上所赐物也。」上御玉荷杯，予用金鸭杯。初盏，上自取酒，令潘妃唱《贺新郎》，旨令兰香执上所饮玉荷杯，上注酒，顾予曰：「《贺新郎》者，朕自贺得卿也。酌以玉荷杯者，示朕饮食与卿同器也。此酒当满饮。」予乃拜谢，上自以手扶，谓予曰：「朕与卿，老君臣一家人也，切不必事虚礼。《贺新郎》有所谓相见了、又重午。」旨谓予曰：「不数日矣。」又有所谓「荆江旧俗今如故之说」。上亲手拍予背曰：「卿流落海岛二十余年，得不为屈原之葬鱼腹者，实祖宗天地留卿以辅朕也。」予忽流涕答曰：「小臣三迁岭海，命出虎口，岂期今日再见天日。」上亦拉泪曰：「卿被罪许久，可谓无辜。天下知之，不在多说。」乃就坐，食两味八宝羹。上谓予曰：「此味极佳，内有蚌肉，犹可吃饭。」予答曰：「臣向在新州，日食海味，但于此则闲尝。」上谓予曰：「此乃前日琼守张英臣所进者。」予奏曰：「酒行食遍，恩浹意洽，且暑热，不敢久侍清光。」上答曰：「今夕之会，正朕与卿聚会之便，幸无多辞。」上谓予曰：「热甚，朕已去绣纱棹子讫，卿亦可便服。」予乃更青纱夹深衣以侍。旨言书字，予答曰：「前辈谓凡人书字，象其为人，今知信然。」上谓予曰：「朕在东宫时，只习徽祖字，更习太上字。」予答曰：「此两字格，夔绝前圣。」上问予曰：「卿所写字，宛如卿之为人。」予答曰：「臣幼习唐朝颜真卿字，今自成一家，岂应上挂齿颊。」上曰：「朕前日侍太上皇于德寿宫，阁上治迭书画，因得卿绍兴戊午所上封事真本。太上与朕玩味久之，喜卿辞意精切，笔法老成，英风义气，凛凛飞动，太上自藏之。曰可为后代式。但其后为秦桧之所批抹污者，朕启太上，令工匠逐行裁去装褙。」予乃答曰：「小臣平生习字多类此，岂谓此奏至今尘于圣贤篋笥中。且三遭谪逐，生不能保，独赖太上及陛下二天之力，俾晚复得入侍，为幸多矣。顷上谓予曰：「朕无事时，思

卿赴贬之时，心思如何？」予答曰：「只是办着一片至诚心去，自有许多好处。」次璫，予执尊立于上前曰：「臣岭海残生，误蒙知遇，天诏俾之还乡足矣。复赐之录用，宠矣。今乃赐之以百世之恩，真小臣万载之幸。前杯已误天手赐之酒矣，但礼有施报，小臣固不当以草茆之语上渎神聪。适面奉玉音，有君臣相聚一堂之说。用敢不避万死，辄捧玉卮，一则以上陛下万岁之寿，二则以谢陛下赐酌百世之恩，三则以见小臣犬马之报。」乃执罇再拜酌酒，上再三令免拜，亦且微揖。潘妃执玉荷杯，唱《万年欢》。此词乃仁宗亲制。上饮讫，自执罇坐，谓予曰：「礼有报施，乃卿所言。」余再三辞避，蒙旨再三劝勉。上乃亲唱一曲，名《喜迁莺》以酌酒。且谓予曰：「梅霖初歇，惜乎无雨。」予乃恭揖，饮讫各就坐。上谓予曰：「朕昨苦嗽，声音稍涩。朕每在宫，不妄作此，只是侍太上宴间，被上旨令唱。今夕与卿相会，朕意甚欢，故作此乐，卿幸勿嫌。」予答曰：「方今太上退闲，陛下御宇，政当勉志恢复。然此乐亦当有时。」上答曰：「卿顷霎不忘君，真忠臣也。虽汉之董汲，唐之房、魏，不过是也。」食两味鼎煮羊羔，胡椒醋子鱼。上谓予曰：「子鱼甚佳，朕每日调和一尾，可以吃两日饭。盖此味若以佳料和之，可以数日无馁腐之患。」予答曰：「陛下贵极天子，而节俭如此，真尧舜再生。」上谓予曰：「朕所为非强，乃天性然。」因举所服澹黄铺茸绣凤汗衫谓予曰：「朕此领汗衫，已着两年，今计尚可得数年。」又举所著皂罗鞋谓予曰：「朕此鞋，原是皇后做与太上皇著者，觉稍短，朕着得，及则今已三个月矣。向侍太上时，见太上吃饭，不过吃得一二百钱物。朕于此时固已有节俭之志矣。此时秦桧方专权，其家人一二百钱物，方过得一日。太上每次排会内宴，止用得一二十千。桧家一次，乃反用数百千。太上与朕一领汗衫，着一两年。桧家人一领汗衫，止着得数日即弃去。朕所以日夜切齿叹息也。」又谓予曰：「太上近日赐朕真红罗销金团龙汗衫一领，太上亲书一批与朕曰：『此领汗衫，乃吾著者，已十八年矣。但色佳，今赐吾儿，汝当念之。』朕藏此领汗衫甚谨。朕不轻着，只往德寿宫，及朔望临朝，与大祭祀，则用此衬袞衣，乃太上生平所爱著者，是太上所赐朕者。」遂令贵妃取此领汗衫以示予。予进奏曰：「陛下天性恭俭，真太上之贤子，小臣之贤君也。」次盞，蒙旨潘妃取玉龙盞至，又令兰香取明州鰕鮓至。特旨令妃劝予酒，予再辞不获。上旨谓妃曰：「胡侍读能饮，可满酌。」歌《聚明良》一曲，上抚掌大笑曰：「此词甚佳，正惬朕意。」上又谓予曰：「此妃甚贤，虽待之以恩，然不至如他妇人。即唱劝酒事，便可见矣。」上又令妃酌酒。上饮讫，谓予曰：「卿可酌一杯，以回妃酒。」予曰：「内外事殊，小臣今夕蒙恩如此，使臣杀身以报陛下，则所当然。欲使臣酌酒以回妃，则不可。臣恐明日朝臣议臣之非。」上乃拱手答曰：「朕知卿此心忠直，通于神

明，此朕之误言也。」予遂又取酒再拜劝上，跃然满饮之。又自取酒亲酌赐予，上曰：「酒后不可不吃龙次。」予答曰：「臣向在海外，渴甚，惟以鹧鸪沈香小片嚼敦片，却以清茶咽下，非惟齿颊香辣，且酒渴顿醒。」乃以玉匣贮揭龙次数片至，上谓予曰：「此香乃太上去冬自合者。」上自嚼一片，余悉以赐予。凡七饼，予乃嚼其一。上又唤兰香，取茶以进，予亦被赐一杯，食两味胡椒醋羊头真珠粉，及炕羊炮饭。上谓予曰：「炕羊甚美。」食毕，上乃移步至明远亭上，坐于东向坐板上，予立侍，蒙旨令坐，就西向坐板上侧坐。又索茶，乃以龙涎香盏，递两盏至。予拜赐一盏讫，余乃辞曰：「夜已三鼓，恐圣躬疲倦。」上曰：「尚可余时。」上旨唤王先入池取藕莲实剥去，取玳瑁盘，以水泛而进。上又索酒再酌，满饮，予亦满饮。上谓予曰：「卿向在海南时，为诗必多。」予答曰：「臣向居岭海时，日率作诗十数首。初任福州佾判，以诗词唱和得罪，故迁新州。及居新州，又以此获谴，复徙吉阳军，甚矣，诗词能祸人也如此。今既蒙录用，静思二十年前，为之堕泪。」上答曰：「桑田变为大海，大海变为桑田。古字今宙，多少更易。此事非特卿堕泪，朕亦不知几拉泪矣。世事殊异，无可奈何。」予又奏曰：「臣向者谪新州时，兄锋在家，生母曾氏在堂，臣只携妻刘氏在任所。臣长男泳，乃绍兴戊午冬，生于姑苏。次男灏，乃戊辰夏，生于新州。次男浹，乃甲戌生于吉阳军。甲戌春正月八日，臣生母曾氏丧于家，而臣不知。于五月四日，方收家问，臣惟有朝夕蹰踊痛哭，恨此身不即死，与母相见于黄泉。」予言之，不觉泪下，上亦愀然挥泪曰：「朕向侍太上时，闻徽宗讣，太上为之不饭食者数日。生离死别，上下同一怀抱。」予又奏曰：「夜已四鼓，玉体疲倦。」上曰「未」。王先复奏曰：「鸡已唱矣。」上曰：「朕若与宦官女子酣饮彻旦，则不可。朕与胡侍读相聚，虽夜以继日，何害焉。」又与予同凭栏杆曰：「月白风清，河明云淡。这样乐处，惟朕与卿同享之。」顷闻天竺钟声，池畔柳中鸚噪矣。上曰：「果然天明。」予乃再拜谢恩。上握手谓予曰：「昨夕之乐，愿卿勿忘。」予答曰：「小臣当图报陛下，且尚有侍宴之日。」于是侍上入内，至候春门，予揖退。至中书，远望正门已启，百官毕聚候朝。梅溪王十朋问曰：「何来？」予乃大笑，握其手曰：「老夫夜来终夕不寝，今归自天上。此段奇事，兄岂容不知。」于是即盥洗更衣朝服而见。

予半生岭海，晚遇圣天子擢用。一岁之间，凡九迁其职。一月之间，凡三拜二千石之命，十拜迁秩之旨。至于隆兴癸未夏侍宴之恩，古今无比。予老矣，风烛可虞，谨亲书于后，以为后人之征。呜呼，天语谆勤，后之子孙，当永保之，以无堕予志。淳熙丁酉七夕澹庵老人胡铨跋之，以示男泳、灏、浹、灏，侄孙壻周铎。

右云《经筵玉音问答》，乃予隆兴癸未侍宴所记也。原有予当时亲札稿一小册，为潇侄取去，日后切不可落附他姓之手。又有正本一卷，乃吏札也。视予亲札者，反无失。天语谆勤，后人可以凭信。故又以吏札之本，精加删润，亲手录藏于家，使后览者有所订焉。昔司马文正公不喜后人宝其祖宗之画像，但喜后人宝其祖宗之字迹，以为心昼也，手法也。见其字迹，即见其人之手。予之后，能以文正公之心为心，其亦贤矣。中元日，胡铨又跋，时祀先分胙罢，喜雨凉而书也。